

我顺利地活着和衰老着。  
现在我知道当我在摩天轮的最顶端的时候就已经在一个顶端了，  
那个时候我要是拉着卡其从摩天轮上跳下来我该多么完好啊，  
没有一丁点衰老。

张悦然  
周嘉宁 著  
苏德

# 倦怠阴天。

# 倦怠阴天。

张悦然  
周嘉宁  
苏德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4·海口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倦怠阴天/张悦然等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4.5

ISBN 7-5442-2878-9

I. 倦… II. 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6468 号

## JUANDAIYINTIAN

### 倦 怠 阴 天

---

作 者 张悦然 苏德 周嘉宁  
责任编辑 张建军 蔡贤斌  
装帧设计 耀午书装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公司地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72 千字  
版次印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878-9  
定 价 20.0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倦怠阴天  
juàn dài yīn tiān



张悦然 \* 周嘉宁 \* 苏德

\* 2004小说集 \*

她死了。被轧死了，骗死了，倒在爱人的目光里。血泊像昨夜  
夜的拥抱一样温暖。

那个傻孩子再也不会站在那个男孩子的前面阻碍他去向他的  
前方了。

他铲除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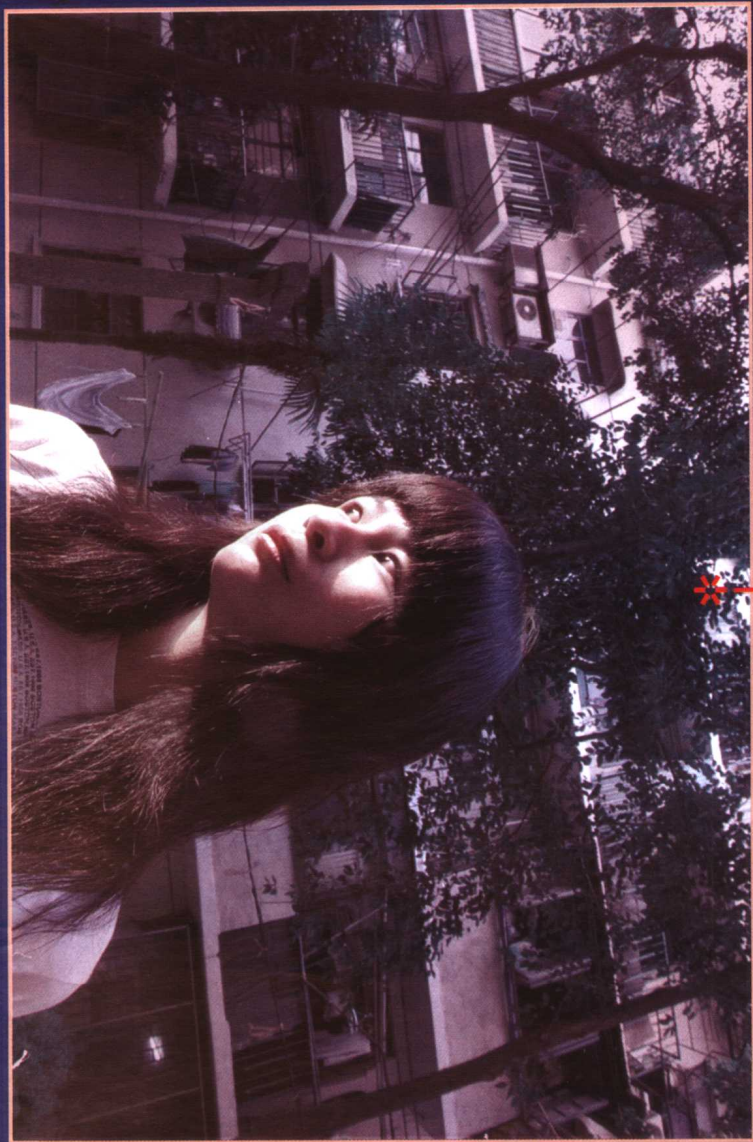
我们的距离沿着灰绿色飞驰的列车增加着。我们对视着彼此。  
小野眯着眼睛，神情还是那样严肃。

他的五官不再鲜明。昨天夜里问月亮借来的光辉不见了。  
时间和月台会记载吗，我们曾经是一对爱人。我们在这里告  
别。

✱

# 倦怠阴天

juàn dài yīn tiān



张悦然 \* 周嘉宁 \* 苏德

\* 2004小说集 \*

自从雨谷路二十八号的那栋红色小砖头房发生崩塌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小飞人。

我确信他已经离开了雨谷路再也不会回来，因为即使他回来，也没有人能够收留他，他们会拿臭鸡蛋砸他，会把他倒挂在树上三天三夜，他会飞，可是飞得很慢，还比不过一只越过墙头的小鸡，他根本就逃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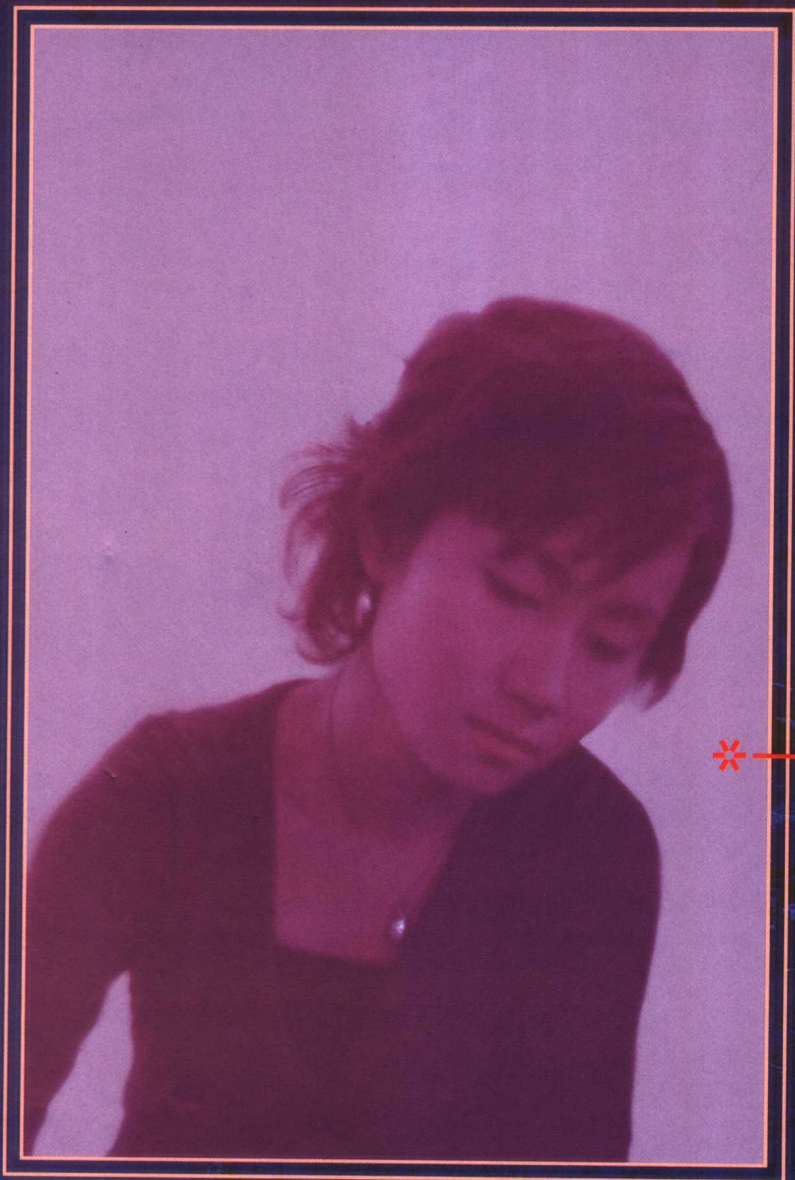
而我也已经被我的父母永久地带离了这里，之后他们剪去了我的头发，把我关在黑暗里地牢里面整整一个年，直到最后我哀伤地对他们说：

“我觉得，小飞人已经死掉了。”

他们才把我放出来，那时候雨水正浓，稻谷丰硕，我饿了，我中指的指甲也断掉了。

# 倦怠阴天

juàn dài yīn tiān



张悦然 \* 周嘉宁 \* 苏德

\* 2004 小说集 \*



Tom Tickway在那一年将Rola(罗拉)带领出来给我们看，看着她一路不顾四周地奔跑着，奔向父亲，奔向那十万马克。被她奔跑着忽略而过的每一个路人却因为这场奔跑而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可对于奔跑着的罗拉而言，一切无异。

生活在Tickway看来本就是一场游戏，而游戏的终点就是死亡。

每个游戏手在这条奔跑的路上都是罗拉，他们相互交错着，彼此无意识地影响着，而结局注定。

# 自序

写序的时候是四月，上海的天忽明忽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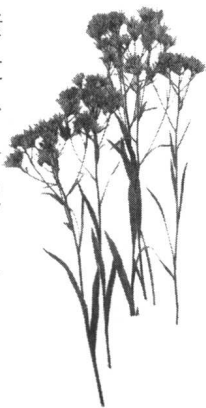
阴天是这座城市四月最流行的气候，往往在一片阴沉沉的空气下，目所能及的都是一片倦怠景色。四月是懒洋洋的月份，你可以随时随地翻出一本书来慢慢地读。

大约是一年前，我和 bosnia、karma 在 msn 上商量着要把我们仨的小说凑在一起出一本书，那个时候我们常会突发奇想地商量着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感觉真实的就好。K 在新加坡读书，遥远的，我和 b 在斜跨上海对角线的两所大学念书，所以惟一能够将三人凑在一起的，只有网络。我们常常在深更半夜上线，或者偶尔约在清早迷迷糊糊说话，颇有相见恨晚的意思。去年夏天，K 从新加坡回来，我愣愣地坐在一爿新疆菜的饭店里想象着那个从未蒙面的姑娘，想她从网上传过来的照片，揣测照片背后的她是怎样的。很多日子后才知道，那个时候的 K 正心急火燎地跟 b 赶回宾馆，只为了换一件她觉得好看的衣服来见大家。

我喜欢那样的 K，小女子的，若我一般。

年初，我们仨终于决定将自己这段日子的短篇小说拿出来凑成一本书，这是属于我们仨的书，见证了一年多来我们从素不相识的三个写小说姑娘变成心心相惜女子的过程。这样的过程里有太多可以回忆的东西，哪怕在别人看来有些腻味，但身处其中却点滴都记得。记得第一次见 b 的那个下午，记得第一次读 K 小说的那个夜晚，也还记得我们仨在吴江路上闲逛，记得真锅里的冰拿铁。

b 一直都在尝试我们不敢尝试的文字，K 始终保持了她惯有



的风格和效率，而我，只是在最末的时候想了个焉嗒嗒的书名，和我的心情一般。

（苏德于上海西区）

当我在写这段文字的下午，是艳阳天，穿着短袖子，粉色的泡桐花整条马路整条马路地开放着，有的时候觉得一切都不真实，而短暂的春天已经转瞬走掉，走道里传来清炒蚕豆的香味，我也知道夏天就要到来，我们三个女孩子都对生活充满感激，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本短篇集在稍纵即逝的春天尾巴上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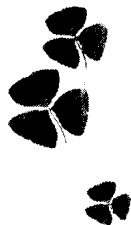
其实我也是还记得那些跟 s、karma 在 msn 上聊天的日子，有一天我们都怀着极大的热情，早晨七点半就从床上爬起来，睡意惺忪得趴在电脑前面说着出合集的事情，还有一些清晨，四五点的时候，也是彼此关心着对方写小说的进程，或者，聊一些感情上面的事情，之后，各自关了电脑睡去，各自继续自己的生活。

现在 K 还在新加坡读书，而我和 s 在写小说之余成了欣欣向荣的购物血拼女，我们的生活和所有的女孩子般无异，也在这个四月里面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烦心。K 继续处于她的考试季节中，而我和 s 坐在辛巴的靠窗座位上，看着外面摇着油灯的大排挡，说起在去年夏天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怎么样辛辛苦苦地在最热的天里面，跑出去给报纸做搜店栏目，怎么样不敢出门，只在家里面枯坐着。

而在这一年里面，我们三人都各自写完了自己的新长篇。在写的时候，常常在 msn 上说话，我和 s 也曾经坐在吴江路的咖啡馆里面，面对面坐着，各自捧着自己的手提电脑，直到外面的天慢慢暗下来。

于是我们都对生活充满了感激，也相信所有的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哪怕现在仍然被各种阴霾的心情所干扰，但是总是彼此站立在彼此的身边，这有多好。

（周嘉宁于上海初夏的傍晚）



# 目 录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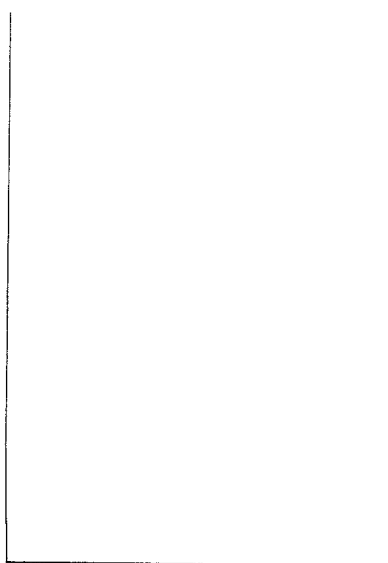
自序 .....	(1)
二进制 .....	(1)
裸身国王 .....	(12)
阿难 .....	(21)
超级玛里奥在哭泣 .....	(42)
威马逊之夜 .....	(53)
桃花救赎 .....	(72)
流动着一条河的地方 .....	(87)
白得不带一点粉色 .....	(94)
阴 天 .....	(105)
这些那些 .....	(112)
小飞人的细软 .....	(134)
真如涅槃记 .....	(144)
赤道划破城市的脸 .....	(162)
钟鼓楼 .....	(179)
路锡甫的秘密 .....	(198)





霓 路 .....	(219)
绿 茶 .....	(253)
红颜白发 .....	(270)

倦  
怠  
阴  
天。



# 二进制

张悦然

二进制法则：

0 满进位得 1，1 满进位得 0。这样循环往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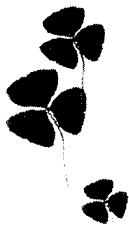
0

四月的时候我回到 B 城市，来到了湖山路。在回到 B 城之前的那段日子里，我在用一根木枢杈一样的笔写我的小说，在一座潮湿的森林里。我谁都不见，只有睡眠不断来袭，离间了我和我的小说之间的关系。每次睡眠都会走进蜿蜒的蟒状的梦魇里。我在螺旋状的梦境中跌落，然后我就跌落在湖山路。没错，B 城的宽阔的湖山路。大型的车疾驰而过，我站在路边不知道我是来看什么的。

这样的梦本也算不上异常糟糕的噩梦，可是我醒来的时候总是忘记了原定的小说结尾。我只好重新温习我的小说，然后决定结尾，可是这个过程里我再次被台风一样卷来的梦境击倒了，然后在另外一个恍恍醒来的晨发现我又丢失了小说结尾。

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无疑使我对湖山路发生了巨大的兴趣。这是一条从前我并不熟悉的大路。当我现在开始发现它有着某种特殊含义的时候，却怎么也想不起它是如何铺陈的。于是我





决定回到 B 城市，我想我能在这里结束我的小说。

湖山路和我想像得不同，它几乎没有行人，只是车。飞快的车，我能感到司机在这条路上行驶的时候格外活跃的神经。

刚来到这条陌生的路，面对飞驰的车，我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所以尽管我很小心，还是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从西面开过来的大车撞了一下。我摔倒在马路边。

很久很久，我才缓缓醒过来，爬起来。然后我刚好看见三戈站在路口穿街而过。他穿了一条紧兮兮的翻边牛仔裤，把红灰色方块格子的半长裙子套在外面。头发是烫卷了的，手里的烟冒着火苗。在这个重度污染的北方城市，清晨的雾使我咳嗽起来。这能不能作为一篇小说的尾声我一直在犹豫。不过我猜测这也许就是命定的结尾，因为我一来到湖山路就再次看见了三戈。他失踪已久。

这样的相遇是不是有些单薄呢，我想着，是不是应该多写下几句呢。比如，我跑了过去，嘴唇翕动，冒出纯洁的白色气体，谈及了我们从前的一些。嗯，我们做过些什么呢，坐着？躺着？此时我们站在马路当中央，就是交警白天站的位置，面对着面，吞云，吐着雾，刷刷地掉下悼念的眼泪。又或者，我还带着生为小女孩无法散去的傲慢之气，我站在街的角上邪恶地看着这出众的情人。他的裙子成功地模仿了我从前的那件，我幸灾乐祸地觉得他没有圆翘的屁股把裙子撑起来。他经过一个清晨扫大街的老婆婆，那是个严整的肃穆的老婆婆，她眼睛死死地盯着这男孩看，她详细地看了他的伞形裙子和火烧云一样的头发。然后在他要走过去的时候，她终于抬起她巨大的扫把向他打过去。湖山路的路口是十字的，我继续向北走，故人南去。

倦怠阴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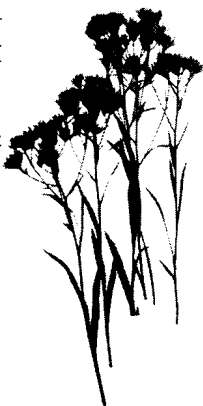
## 1

我在遇到三戈之后，继续北行。湖山路是这座城市最宽的一条马路。树也齐刷刷地格外挺拔。在北风呼啸的清晨，所有飞驰而过的车在我身边经过都像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我沿着铺了绛红色瓷砖的人行道艰难前行。有关目的地的问题现在只好搁浅了。

其实我一直都在慢慢地询问自己，是不是要停下来。北面有什么我忘记了，对北方的渴望渐渐被那颗恋着故人的心捣碎了。我以60度倾角前行的身躯绝对不像一个少女了。我终于停下来。我是一个佯装的行者。其实我没有带水壶，帐篷，手电筒，卫生巾以及电话号码簿。我只有一本小说。我一直都背着它写它，我必须尽快结束它，我答应过它，这个期限是四月之前。它不喜长风，四月之后的夜晚总是太过抒情，我的小说将会被糟蹋成一篇紊乱的散文或者成为一篇血泣的情书也未可知。我决定现在就坐下来写，我的小说本子是明亮的星空色，滑稽的气球簇拥的背景，中间贴着一只卡通猫甜蜜的脑袋。十五岁的时候我曾和三戈打架，三戈怒不可遏地把我的本子摔在地上，我的猫从此丢失了它彩霞一样绚丽的头颅。现在你能看到的只是剩下的那个猫的一只脖子，以及脖子上绑着的一朵杏色大蝴蝶结。没错，我的猫脖子本子陪伴了我多于5年的时光，它里面的纸曾用来和三戈传纸条，本子中间也夹过三戈写来的潦草情书，后来被我用来自写小说。

这小说将以这个北方的晨日结束。两个交错的人，没有厮打，没有拥抱，大家都穿得是舒服的鞋子，轻巧地走过彼此。然后是过年了，大家都睡过了头，忘记了好些事情。

可是在我坐下来写的时候，小蕊突然出现了。小蕊坐在一







辆崭新的黑色轿车上，从我旁边经过。

对于小蔻的记忆，都和颜色，指甲有关。小蔻坐在我中学班级的最前面，她最喜欢在上课的时候使用指甲油。她会随着不同的情形改换指甲的颜色，比如，化学课的时候她喜欢用一种和硫酸铜一个颜色的，而解剖鸽子的生物课上她把指甲涂成鲜血淋漓的大红。有一次我在钢琴课的课外小组见到她，她的指甲是黑白相间的。不过据说小蔻后来死于车祸。也据说我的同学们送去了五颜六色的菊花，出殡的时候放在一起像个大花车。当时我不在 B 城市，我在遥远的地方想着，死去的时候小蔻指甲应当是什么颜色呢。

我和小蔻一直都不算很熟，但是我向来都对这个有色彩癖的女孩子抱有极大的好感。所以在小蔻从车里把头伸出来叫我时，我非常感动这女孩没有死。于是我就热情地回应了她。她停下车，走出来。于是我把我的小说重新装进背包里，站起来迎接她。

她说：“我今天结婚。”

我说：“不可能，你比我还小，不到年龄。”

她没有理会我的对她的婚礼提出的质疑，继续说：“你去看婚礼吧。”

我停顿了一下，注意到小蔻的手指甲今天是透明的。确实是奇妙的透明色，她碰我的时候我都感觉不到那些指甲，像不存在一样。这美妙的指甲再次提醒了我多年来我对这女孩的挂念，于是我说：“好吧，我去。你的婚礼在哪里举行？”

“湖山路。”小蔻说。

0

我在湖山路上向南走。前面是带路的小蔻。